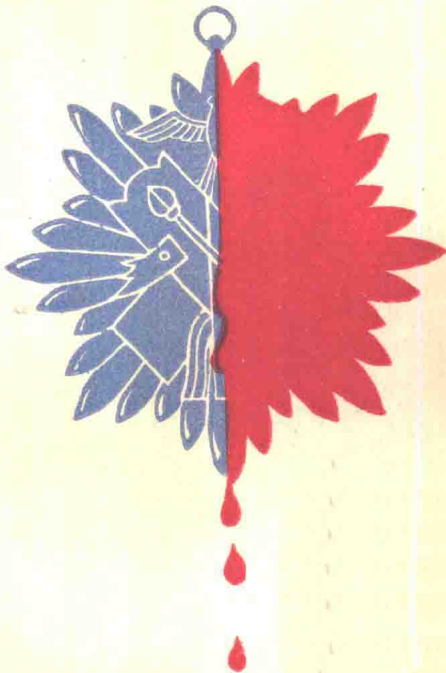


閩軍的本日

—相真的國禍閩軍本日—

譯柔南趙

著吉隆中田



版出社版出造改

田中隆吉 著
趙南柔 譯

日
本
的
軍
閥

日本軍閥禍國的真相

改造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日本的軍閥

定價國幣七千元正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著者 田中隆吉

譯者 趙南柔

發行人 徐逸樵

印刷所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所 改造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哈爾濱路一號

上海乍浦路四五五號

譯者的話

日本的軍閥！他們是一手造成東北事變、蘆溝橋事變，並掀起太平洋戰爭的人類的叛逆！

他們的罪惡，早已在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亞洲乃至全世界人們的記憶中，留下不可磨滅的血的烙印。可是因爲日本軍閥在進行侵略戰的期間，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對他們鐵蹄下的無辜人民行着極度的言論壓迫，所以世人所能知道的日本軍閥的罪惡，只是表面的極小部分；至於大部分的內面的罪行，在日本投降以前，連日本人民自己都不知道，中國人當然更不會清楚。但自日本投降後，由於言論自由的開放，那些在戰時絕對被封鎖着的所謂內幕新聞，逐漸被暴露在白日之下了。田中隆吉所著本書，便是其中之一。

田中是一個軍人，在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期內，大部分的時間担任着日本陸軍省的兵務課長及兵務局長，所以他知道日本軍閥的內幕比一般人清楚，這點我們可以無保留地加以承認；而且事實上，田中正在遠東國際法庭，作着證明日本軍閥罪行的重要的證人。不過，也正因他是一個軍人，是一個在軍國主義的傳統中呼吸着的日本軍人，對於事象的看法，未免有許多錯誤的地方。特別是他以「忠

「君愛國」的觀點出發的對事象的看法，不但不能叫人首肯，甚至叫人覺得著者自己是不是也應負擔侵略罪惡的一部分。因為天皇制本身便是日本軍事侵略的溫床，而侵略又造成了日本空前的厄運，所以「忠君」不就是「愛國」。

再有一點，本書與其說是日本軍閥罪惡的暴露，毋寧說是對東條個人罪惡的揭發，更為適當。因為著者對東條以外的軍閥及著名的軍國主義者，如板垣，梅津，小磯，大川等等，雖然事實是他們與東條一樣，已被認為甲級戰犯而正在遠東國際法庭受審，但著者對他們很少指責，甚至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給與辯護。在這點上，我們不難看取著者感情用事的偏見，而這種特別注重於戰犯中一個人的罪惡的揭露，却迴護其他戰犯的著者的偏見，較之著者所說東條的偏狹的感情，在我們看來，不過是程度之分罷了。

但是在飽受日本軍閥蹂躪的中國人，本書畢竟是極有價值而值得一讀的；因為牠對於日本軍閥及其周圍的官僚、財閥、資本案、軍國思想領導者等等的犯罪，特別是軍閥幹下的血淋淋的犯罪事實的揭露，在我們是完全覺得新鮮的事；不僅僅是新鮮而已，同時在探究日本侵略的原因，檢討戰後日本的現狀時，讀了本書，也可以發人猛省。

原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所謂「大東亞戰爭」，就此以悲慘的敗北而告了終。直到這無條件投降的一瞬間為止，始終被蒙在最後勝利的欺騙宣傳中，而且始終相信必勝的日本國民，至此却茫然若失，啞然不知所措了。而且現在，無論誰都在異口同聲地說「爲什麼原因？」探詢着敗北的原因。

我是軍人中的落伍者。不過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這四年，大部分的歲月，我在陸軍省担任着兵務課長和兵務局長。因爲這種職務完全是在政治、外交、經濟的圈子以外之故，所以和這些事情並沒有什麼因緣，可是正因爲如此，却能够站在陸軍的中樞，對於中期以後的「中國事變」和初期的「大東亞戰爭」的推移，作極其冷靜而仔細的觀察。所以本人雖不肖，對於七千萬國民一齊抱着的「爲什麼原因？」這個謎，却相信自己是一個有資格解答的人。

我從敗戰以後到今天，在報紙上或廣播中，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企圖解答這謎的種種意見。但是這些意見，不是斷片的，就是微溫的，都沒有觸及敗因的真實及其根本。

古來日本人認爲「禍從口出」，以不言爲美德。但我認爲事情已到現在這步田地，仍要以「非美德」爲理由，對於國民所願知道的緘默不說，則從多難的今後的日本着想，這事表面雖像是美德，而實際則反而不是美德；所以不顧自己的簡陋，從九月四日起稿，在「揭發敗因」的書名下，寫成這本

拙劣的書。

讓我在這裏毫無忌憚地說一句：戰敗的各種因素，在戰爭爆發之前即已萌芽了。所以我在起草本書時，把第一篇定爲「戰爭爆發的前夜」；第二篇定爲「戰爭的爆發及其後一年」，把我週遭所發生的事件和我所見聞的事實，照實敘述；在第三篇中把我所認爲戰爭的敗因，加以闡明；在第四篇中，把被免軍職以後我的所信及行動的概要，寫成「去職以後」。在本書中所引用的人們的話，只要我的記憶沒有錯誤，則既沒有誇張，也不會有虛偽的。這些在「大東亞戰爭」的期間，雖是絕對不許洩漏的，可是到了今日，我覺得已沒有這種必要，所以我對說這些話的人們並不徵求同意，而僭越地公開發表了。所以如果有人認爲這事不應該而發怒時，我想請他爲了明日的日本建設着想，以寬容的態度加以宥恕！再者，也許有人對於我的意見，譏爲過於獨斷；也許有人要把本書認爲自我宣傳，而加以非難。但是我寫本書的目的，要盡量說出我的信念與真實，聊供預備奮起建設新日本的人們的精神食糧，除此以外沒有他意。所以我是甘受這種譏諷與非難的。

成爲敗戰直接原因的原子彈的出現，我確信是對人類戰爭打下的終止符。如果這一判斷不錯，則將來日本及日本人應走的道路，自然就明白了。對於這點，我也是抱有一種意見的，不過在這裏沒有寫述的餘暇。他日如果有機會，想再呵禿筆以問世。

寫完本書以後，我衷心覺得痛惜不置的，是在第一線上亡故的至誠盡忠的勇士，和在炸彈下犧牲其寶貴生命的許多無辜的國民。謹合掌以致哀悼的虔誠。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田中隆吉

目次

譯者的話

原序

第一篇 戰爭爆發的前夜

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一)

經由×××氏的和平工作.....(三)

陸軍內部的暗流.....(六)

越南北部越境問題.....(一一)

大政翼贊會.....(一二)

小林商相事件.....(一九)

進駐越南南部.....(二三)

對蘇作戰的準備.....(二四)

對美國民間的借款交涉.....(三〇)

第二篇 戰爭的爆發及其後一年

東條內閣的成立.....(三五)

「大東亞戰爭」的爆發.....(四一)

對德依賴的戰爭.....(四六)

貧弱的防空設備……………(五〇)

輕敵的指導者之怠慢……………(五五)

納粹式的推荐選舉……………(六一)

中途島的慘敗……………(六六)

武士道掃地……………(六八)

瓜島的慘敗……………(七一)

糾紛的「大東亞省」問題……………(七三)

第三篇 敗因

主要的敗因……………(七七)

無爲有害的重臣……………(七八)

政治家的墮落……………(八二)

軍部首腦的軍閥化……………(八六)

軍隊的腐敗……………(九四)

三國同盟的成立……………(一〇四)

「中國事變」解決的遷延……………(一〇七)

陸海軍的爭執……………(一一二)

軍屬化的官僚……………(一一四)

惡質實業家的橫行……………(一一九)

科學的貧乏……………(一二〇)

觀念右翼的跋扈…………… (一三三)

第四篇 去職以後

小磯內閣的登場…………… (一二六)

肅軍終於失敗…………… (一三三)

軍政終未施行…………… (一三五)

明日的日本…………… (一三九)

第一篇 戰爭爆發的前夜

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

——憂鬱的回憶——

『禹域干戈尙未收，太平洋上暗雲流。

休論戰陣功多少，正是邦家興廢秋！』

這是我於昭和十五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舉行後，**軍中**原作的詩。

建國二千六百年典禮，是在宮城前的大廣場，在一億國民衷心的慶祝中，極嚴肅地舉行的。當時我擔任第一軍參謀長，在山西省的太原。我奉司令官的命令，派在軍司令部；所以那天在山西大學的運動場上，召集了司令部全體職員，舉行遙拜式。「君代」（日本國歌）吹奏既畢，即傳來近衛總理的具有特徵的微弱的聲音。這天，在華北也是罕見的晴天。天空一點雲也沒有，太陽燦然照耀，和這

個典禮真是相配。但是我的心却極其憂鬱，因為我從那時起，對於中日事變的前途已抱着深刻的絕望。這事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從這年的春天起在山西省內進行的晉南作戰，晉南的反攻作戰，以及對共產軍百團的作戰，我在這些戰爭中親自指揮的結果，對日軍的素質與訓練發生疑惑了。

第二個原因，自日本進入山西以來，到那時已過了三年了，雖然擁有三個師團和四個混成旅，可是一點也沒有發生維持治安的效果。一方面，日軍軍紀的廢弛，宣撫班及日僑的毫無反省的優越感和無止境的功利的行爲，不但一點也不能把握人心，反而使他們日甚一日地走向離反之途。第三個原因，我對當時在南京樹立的汪精衛「新政權」的實力，抱着深刻的疑惑。因此，覺得中日事變照這樣情形下去，畢竟沒有解決的希望，其必然的結果，一定會使傾全力支持着重慶政府的英美二國與日本之間，發生衝突。而且日本對英美的戰爭，鑒於國家總力戰的近代戰爭的本質，其結果是很明顯的。換言之，日本差不多已傾全部國力和中國交戰着，在這樣的現狀之下，如果再有日本對英美的戰爭爆發，無異是使日本滅亡。簡單一句，我的憂鬱的發生，是因為：覺得如果不迅速解決事變，則日本的將來唯有滅亡。我在心裏默念着：『今後再過一百年，即二千七百年的紀念典禮，究竟能在我們子孫的手裏，這樣盛大地舉行嗎？』並且痛切地想起：宇垣大將所說的『「滿洲」的建設未成而又發生中日事變，等於逐二兔而終不得其一。』的話；以及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暮至十三年（一九三八）春，爲了企圖和平解決中日糾紛而會努力的友人，真是無跟感慨。

典禮完了之後，司令部的功績調查班長立即携帶了軍隊的功績調查文件向東京出發了。

自從這年春天以來，軍司令部內，忙於中日事變中生存者的功績調查，因為這將於翌年即昭和十六年度（一九四一）起發表的。我自從「滿洲事變」以來，對於義務兵的行賞，不惜表示由衷的贊意，可是對於生存的將校及下級士官的行賞，我是絕對反對的。並且在中日事變前途將日趨糾紛的戰爭中途行賞，徒足以煽動將士的功名心，而益發陷事變的前途於混亂。所以不勝慨嘆。

我在接受班長的申告時，不禁在前面這一首拙劣的詩中，吐露了我的感想。

經由×××氏的和平工作

——解決「事變」的一個途徑——

我從中日事變爆發時起，即認為中日紛爭縱屬勢不能免，也應迅速予以解決，否則對日本的將來，將發生不測的禍患。所以在中日事變爆發前夕，我擔任聯絡參謀而滯留天津的時候，遇見正在旅行華北的櫻內幸雄，他問我關於事變前途的觀測時，我就對他說：『這次紛爭必定會引起武力衝突。所以從現在起，日本應當以斷然的決意，實行全軍總動員，以最初的一擊對中國軍給與徹底的打擊，以求中國方面的反省，然後迅速撤兵，謀中日永遠的和平，才是得計。』櫻內氏也同意這話。我擔任參謀長而到山西去就職時，在心裏這樣想：『在山西，有十多年來的好友蘇××在做省長，又有多年的

知交×××擔任着軍事。尤其蘇××，他是我保護過他的生命的人，而且曾作××氏股肱的人。假使先向蘇氏傾吐肝胆，共同策劃，以勸動××氏，然後勸動×××氏，這樣，可視條件的如何，說不定對於局面的打開，可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個工作，保不定要被人攻擊與非難，但是除了我之外，誰能擔任？縱令有許多的困難，也得挺身一試！」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三月到山西就任之後，立刻和蘇氏商量這事。他非常愉快地表示同意。我派×××的姪子×××，到當時駐在陝西省東部的黃河河畔的×××那裏，以謀與他取得聯絡。一方面，我向板垣參謀總長也發寄了「親展」的私信，訴說我的意思。板垣對這事表示滿腔的同意，並且送來了寄給他的舊知××氏的信。在第二次的聯絡中，××氏接到板垣的信以後，送來了他對當時來觀察戰線的南洋華僑發表的談話要旨，裏面說：『中日事變的打開，可視中日雙方的決意如何，不一定是困難的事。』

這項工作，在雙方戰鬥的期間內也仍繼續進行着。幾次的交涉，都在極祕密之中舉行的。到了十一月下旬，終於達到了這步田地：即我與××氏的副司令官，同時也是他的心腹趙××相會見。

當時恰好杉山和畑兩位大將，相繼來山西視察。並且告訴我，十二月初我即將調任兵務局長，回陸軍省服務。當時我覺得不知所措了。並且暗地裏想：我在赴任參謀長之前，即擔任兵務課長時發生的淺原事件，由於東條陸相的登場，東條對所謂「滿洲派」（以板垣、多田兩大將及石原中將為中

心的同志的結合，而並非派閥。）加以壓迫，以致內部再度混亂，而發生了統制的困難。同時，我對×氏的工作，無論如何想繼續進行的，所以和當時在南京的板垣商量。板垣對我說了這樣的激勵的話：『對×氏的工作只進行至半途，你就回到日本去，這是很遺憾的。但是爲了陸軍的統制起見，請你還是努力。』既這樣，我就決定對其他一切都放棄，可是和趙××會見的一事，必須趕快實行，以決定和平的根本條件。我和趙氏的會見，決定於十二月七日實行。但是到了十二月一日，東條陸相發來了電報：『既調任兵務局長，希不必待後任，即行歸國！』我只得快快地動身回國。在火車中同車的將校，對於將官的我，大多不行敬禮，我看到這點，就想到日軍的軍紀已和中國軍一樣了，這樣要解決事變，前途不能不說愈益遼遠，因此不禁發生了憂鬱之感。

和趙××的會見，由後任參謀長實行。但是，依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保持社會秩序，這是中國人的普通心理，這樣，因爲我已經回國，所以這次會見一點也沒有獲得進展。

翌年即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五月，奉參謀本部的訓令，即以局長的身份赴山西，和×氏重行交涉。關於這事，在軍務局及華北派遣軍方面，相當起了反對；可是七月上旬，×氏的祕書劉××和我之間，已談到了根本條件的妥協，十三日我就回到東京。

這次會談的結果，在「大東亞戰爭」爆發的翌年二月，×氏和當時任日本第一軍司令官的岩松中將，兩人舉行了會見。可是據中國方面所說，因爲日本方面的態度過於強橫不遜，極度傷了×氏的感

情，終於使以後沒有什麼進展。當然根本原因，還在日本在中途島大敗，使中國方面開始對日本勝利發生了疑問之故。我就深感覺沒有正義與實力，即沒有外交。

陸軍內部的暗流

——淺原事件及其復燃——

十二月十日回到了東京，立即訪阿南次官於官邸；他是從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以來和我有親密的關係，同時也是我最敬畏的前輩之一。我對次官說：『爲什麼這樣早就把我調任了兵務局長？』次官說：『我也想到你會不快的，所以曾向大臣（指東條）說過時期過早，可是大臣却獨斷地決定了。陸軍內部，現在爲了石原中將的問題，以及進駐越南北部時的擅自越境問題，相當混亂着。實際上，大臣對你是警戒着而並不信任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却用得着你所具的力量。大臣是極其感情用事的，所以你得多多地注意。我自己也不想再幹了，預備在最近辭了次官到前線去。』

回想我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底就任兵務課長的時候，內部正值主張不惜對蘇聯與英美兩面作戰，以解決「中國事變」的東條次官，和主張若不設法迅速解決「中國事變」認爲日本的將來非常危險的多田參謀次長，兩人的意見相異，終於成爲兩者的感情衝突，而同時從陸軍中樞部出走之後。所以當時內部的情勢很爲混亂。而且過去的左翼健將淺原健三，也正在這個時候被東京憲兵隊